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錄卷四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香妮兒

任城某夫人爲金鄉世家女偶歸寧遇一農家婦年廿餘裙布
釵荆貌頗修潔依依膝下堅乞携之返任城任澆掃炊爨諸事
不計傭值也夫人允其請歸則勤厥職得人憐惟卓午後必懷
兩蒸餅貿貿焉皇皇焉出走於城廂內外日下春始回月餘無
聞夫人詫而問之默無以應涕泫泫堅詢之始愴然自陳云兒
夫家頗充裕非傭而後食者頃隨夫人來爲尋老母消息耳因
而泣下曰妮子殊懵懂婦人出嫁非極樞閱物豈有自家門戶
一轉瞬而茫然者耶北堂所居循途卽得何若是之難尋曰非
也兒家本赤貧年五齡父病卒母盡售茅棚長物始購薄桐棺

携兒遂葬北邙後自度萬不能守道至一處有橋有河河有船
岸有行旅宛日前南兩風景當日不識也正行時一男兩女自
東來與兒母刺刺言母涕不能仰旋解襟上五文錢買一炊餅
置兒手瞥眼問母不見淚地哀號亦無人問因哭哭入一城門
沿街行舖趨就乞食三四日忽遇一莽男子凝睇多時間我蹤
跡具告之渠詭云兒戚且云汝母改嫁汝將何依曷依我爲活
不得已涕泣隨之行二日達一村墅卽今金鄉之鄉其家一翁
一嫗一童男與渠語多時渠書一紙與翁翁以兩貫錢與渠渠
去兒遂留翁嫗卽今之舅姑也童男卽今之良人也幸舅姑愛
兒若己出年十六卽配爲兒婦家務農頻年有秋惟兒背人時
號慟密求母之志且堅舅姑得其情憐而許可始承夫人携帶
至此不得母誓不還耳夫人急撫其背曰孝女也孝女也向幾

皮相子矣然而茫茫道途從何蹤跡別已十數年汝母之聲音
笑貌尙記其彷彿耶曰吾母齒雖邁服雖更而面龐固無日不
嵌兒心曲見可得其似闕可得其詳只慮求不面不慮面不識
耳夫人嗟賞聽其出遊且命臧獲代物色時正首夏農功正忙
村姑老少妍媸咸作苦於綠陰深處女瞰釵笄多處必趨與攀
話說當日別母事人俱愛憐然罔知母耗惟代爲扼腕而已一
日行倦視路口有尼庵內外岑寂靈幃不捲鑪篆猶溫竈內肖
一女像水仙也女對之叩拜默禱喃喃卽就蒲團憩而假寐甫
交睫突一美女子風裳月帔環珮珊珊自外至呼女曰汝尋母
者耶曰然曰慘慘烏私思之不得于何求之石佛之側言已指
內曰汝母來矣女一迴首則美女頓杳而已亦頓寤乃牢牢記
石佛二字適優婆來問庵有石佛否曰無問郊有石佛祠乎曰

東去數里良有石佛聞祠則未聞也女恍然若有所悟視庭前松影正覆槐日尙高急望東狂奔少頓至閭果有石佛古蹟然鴉奴龍媼誰示指南一老媼滿面雞皮皺者神情居然似母心急不辨真贗遽抱而呼之曰娘潸淚遽迸媼大驚自云從未生女誰家女子來此戲弄老身女頗自慙旁觀者莫不鼓擊以爲孟浪忽一斑白婦瞪視良久遽呼女曰汝是香妮兒耶女破涕急應曰兒是香妮曰是香妮當是吾女女悲號云識香妮者當是吾母母云且緩真香妮耶其左脇小有小瘤如龍眼大女躍起自承而大呼曰兒有瘤兒真有瘤與母摸索果不謬乃相持痛哭旣而母又疑非是且輟哭問忽兩少年聞聲至曰母何悲曰汝姊來汝姊來尋我矣少年錯愕蓋母再醮所生之兩子也後夫故家小康因從未言當日有女故驚駭莫比哭已携至

家互述遭遇兩弟叩以女兄禮笑啼並作鄰人來觀秉燭夜闌相對若夢問女何以至此以邑紳夫人對翌携禮物謝夫人并以冥鏹參飯尋女父葬處至則爲冢攢攢驚禽駭獸相飛逐一坏黃土久已模糊日暮始痛哭而返然而兩家姻婭則由此始通某夫人矜其孝囑文人作傳以傳之因循未果黃君近午爲我言故筆其梗概又云女初遇母時忽促三四語卽跪進懷中蒸餅母云我此時固未嘗饑也曰母雖不饑然兒之寸心固無日不愁母饑每一閉目卽見母當日啼饑情狀是語也卽愚入耳亦當淚漣

懷儂氏曰香妮由棄而行乞由乞而遭拐而爲人家婦迢迢十數載艱苦備嘗其心中只知有母不知有他卒也孺慕之思酬於一旦其某夫人之慈惠與抑水仙神之靈感與蓋一腔至性

百折不回早已格鬼神而達天矣彼席豐履厚而不能事其親者鬚眉耶非鬚眉耶如齊姬兄者巾幗耶非巾幗耶

海陽李氏女卹

庚申粵逆竄東魯狼奔豕突登州闔郡皆遭蹂躪有海陽李氏女子爲賊所擄脅登馬背掩袖悲啼女貌艷而才豐私以剪刀自衛賊百計誘之女以剪刺玉屑花容碎裂終不爲所汚同難女流謂女曰汝旣不能歸又義不受辱何不逕死作一了當女曰我視死如歸矣其所以含垢忍恥延旦夕生者良由上有爹娘下無兄妹冀一旦脫身歸獄老親耳比携至蘭山突遇僧邸勦奮擊賊敗北女又爲亂兵所得欲汚之女厲聲曰汝曹較賊尤惡耶賊且無如我何況汝乎言已出剪刀刺臂上肉血縷縷濺衣襟一老幕府識之收作養女允得隙送之歸遂遺落劉

家器後竟不知所終先有逃弁將返海陽女潛托寄家書後附
七律八首弁出爲要津所獲斬之女之詩遂傳於時而書早遺
失名又湮沒惜哉頃從孟君敬甫處錄出詩曰靜鎖深閨十八
年何曾覩面到人前閒將寶鴨焚香火早向蘭窗理翠鈿蝶夢
乍回春寂寂梨雲初落影娟娟無端匝地烽煙起骨肉驚分各
一天亘天烈焰逼通宵廣廈連雲一炬焦驚聽鬼車從昨夜脅
隨征騎在今朝青春早值流離劫紅粉安能頃刻銷太息崑崙
難再得誰從虎口度紅綃高堂撒手慘如何玉筋交垂濕絳羅
鼙鼓聲中心胆裂旌旗影裏恨愁多香閨昨夕方停繡逆旅今
宵又枕戈幸少菱花銅鏡子自家不識蹙雙蛾滿眼淒涼滿腹
酸蓬鬆雲鬢淚闌干蘭閨那解無家苦蓮島何堪行路難硬把
紅巾披鳳髻強將鐵甲換羅紉鄉關何處能回首坑雨鈴風激

骨寒哀哀畫角又移兵夜色朦朧正五更萬疊愁雲連遠寨一
鉤殘月冷荒城草枯木落含悲態鶴唳猿啼帶哭聲遙想椿萱
門外望幾曾割斷念兒情空山落日昏殘霞野店荒村噪暮鴉
前隊喧呼方駐馬後軍答應早停車滄海滿地天應泣刁斗無
聲夜忽譁聞說何緣歸舊路明宵儂又宿誰家梗斷萍飄黯自
傷中途何幸遇僧王雷霆一擊妖氛散楊柳千條驛路長滴淚
可憐鵲暗泣臨書翻妬鴈高翔蘭山西角劉家砦苟且偷生學
豹藏海上登州屬海陽村名牛渚是兒鄉恨無兄弟孤生李未
嫁夫君大道王願借寸丹求伯叔好將尺素達爺娘誰能義贖
文姬返鑊肺披肝誓不忘

慎儂氏曰昔黃九烟聞漢陽女子被擄至江口作絕命詩七首
付擔水人托交與讀誓相公然後殮身赴水死時人以詩刻石

江上過而讀者罔不流連九烟深以不知女名爲恨或示於亂
曰盧佛蓮或示於夢曰佛保均不得其詳茲讀李氏女郎詩幾
與九烟同一恨事

長人

長人者徽人造墨爲業兄弟兩人均長丈餘衣食頗難敷深以
爲苦每出市上小兒歡噪走逐之呼曰長人來又名曰賽山魃
一日西洋人遇之以爲奇以多金聘之去爲製顯宦冠服極華
擇洋婦之黝且矮者配之置於危樓窻面面嵌玻璃餌人矚之
則頭大如五石瓠腰闊如五石瓠矣觀者爭擲金錢如雨以故
獲重利又緘以極大玻璃盒昇往鄰國諸海島以示奇異輒誇
耀曰中華有如此大人我能昇之來則凡以大人自炫者皆可
危矣又都中有某婦姪三年不育體日長而腹日脰食斗許尙

不能飽家由是竟貧如洗吾嘗謂彼長人若不遇西洋人卽以此婦配之真無獨而有偶也獨是配其兄矣乃弟又爲之歌嘲雉奈何彼洋人使之修短懸殊豈卽雲泥之隔耶一笑

谷慧兒

揚州西山董君名韶秀字梅伴美男子也少以神童補博士弟子員其父晟鍾愛之若命時草賊劉青海蠢動村堡郡邑團防備禦凡世家子多於咕哝暇習武備生亦與焉擇配甚苛每云娶婦須無俗韻庶生子始得英物若蓬首鳩盤茶窰終鰥耳果得可人當不以門第限一時議婚輒少許可晟亦不忍拂以故年冠猶獨居也一日有老夫婦携一幼女一禿髮童來自云陝人戈姓善演戲術鳴鉦擊鼓各獻所長女名谷慧兒貌艷冶弄盆子唱鷓鴣舞柘枝觀者如堵牆無不喝采尤能纖足繩上行

要渾脫瀏亮令人想公孫大娘女甫下卽見禿髮童獻方朔桃
栽莊子瓜變幻生物女遽捧金漆盤索戲值得采甚豐瞥見生
雜人叢中如雞羣鶴立凝睇不忍去生亦愛其美溜眼波焉少
時生渴思飲女於百步外遽擲櫻桃入生口屢擲屢中如彈無
虛發市散觀止生熒熒步芳郊女突于身後牽衣問姓名居址
詳告之又以繡帕裹櫻桃百顆贈生且曰郎于夜靜曷過我寓
廬清譚生應之而終怯物議明日再演不敢往旋有媒灼詣嚴
告曰戈叟愛賢郎英發願以息女奉箕帚晟却之生不知也明
年翁嫗復來於近村芳草地開園塲築行臺綵絲錯雜金碧陸
離揚言曰吾女年及笄當爲人婦然不願嫁聞葦兒今與諸君
約無論流品不計家世敢登臺與吾女一角拳勇勝則嫁年邁
人無食言每晨鼓吹畢哀絲豪竹迭奏女艷妝含笑登塲較鬪

時尤云視臺下老稚咸集乃扣槃而歌曰怕逐楊花結陣飛好
花莫當野薺微薺微花好刺傷手郎若無情妾自歸歌畢嬌喚
曰好男子何妨賜教一角低昂無覩覩爲裙釵笑也里之惡少
年旣戀其美又惡其誇且藐其柔乃魚貫上甫交手卽如片瓦
高處擲數日無勝者次日生在塾中聞其異偕同硯人來窺女
彈鋏歌曰水上清風天上月雲際鸛鵲波底蝶不爲卿卿我不
來好花欲折何妨折生聞之心動然憚其勇不敢角衆聲應之
乃攬衣躍登拚博美人一擲爲笑女見生若不相識含笑曰妾
風塵陋質不敢附名門竊借好身手作紅絲非兒戲倘有冒觸
威儀能賜憐恕否生曰試爲之衆觀生與女如璧蕊瓊英因風
滾舞無何女遽折小蠻腰迴蓮瓣作天女掃花勢生乘隙遽托
足一擲女已跌百步外伏地嬌啼翁媼齊出拍掌曰真吾婿也

卽盛服詣生家以意告晟晟不許翁曰前已預言誰教文郎顯
手段絕無憐香惜玉情耶谷懸兒當場出醜非市上買蔬果能
任人顛簸者晟不應壘曰若毀約不難煩君家閨秀出與吾家
禿髮童一擲便了晟怒叱之翁卽伸掌壁庭前大槐樹樹斷如
刀切曰兒女婚姻三生註定敢有再拘執者有如此樹晟始恐
怖村中父老暨其事爭贊其成須臾鼓樂雷動綵輿到門白足
健兒十餘人輪運粧奩極富呼生出與交拜成嘉禮堂上設華
筵若宿構有翁壘上坐顧村人曰女貌雖陋奩篋雖薄尙不辱
抹葭莩乎舉杯略一叩禿髮童跪白曰兩衛備矣翁壘卽起辭
晟挽留不迭問何之曰愚夫婦大忙其所以僕僕風塵連場作
戲者爲小妮子擇婿耳頃付託得人從此天涯海角無定止矣
忽忽出門各跨一騾電掣風馳蹤跡頓杳衆駭詫究不知其誰

何入視洞房窮極壯麗亦不知何猝辦如是生之小友聞得脫
偶爭致酒爲賀楊俗謂之送房其實恣飲嚼供嘲謔陋習也生
爲衆勸飲酩酊沉醉比客散已玉山頽蓮漏三催生斜臥繡榻
女凝妝坐鏡臺側遣婢媼就寢突見牀頂有刀光一閃女不語
支頤假寐伺之蓋梁上君子瞰其奩富乘間新時掩入意女勇
亦從無新嫁娘能捉賊者遽從床頂躍下扛一巨筴肩負出房
女從容抽刃出陷賊躍登屋屋盡登樓樓盡登牆遽捉其領若
千鈞壓賊舍篋哀釋之女曰狗奴若不留一切證吾無以對吾
夫曷留下官領去賊哀之涕欲死女抽刃削其兩耳下始放走
女携篋袖耳歸衆猶酣寢雞犬不驚掩戶卸妝移燭入幃爲生
解衣抱入香衾生醒捫之肌膚滑膩香澤溫柔狎之猶處子也
清晨拜見姑嫜袖出兩耳擲几上血猶漉漉驚詢詳告之間旣

真勇何藝出怯書生下曰是不過攀館附鳳計耳聞翁媼何人
笑不答伉儷甚篤事翁姑至孝尤善居積自女歸後家暴富最
清貧起家資於資女則時以錢米周人急暨名賢聲溢於桑梓
年餘賊由西道來偵實舉村欲徙女不可村東固有劉厲王廟
早頽敗女命拆瓦甃壘置路側如幕布如星羅罔翁姑於曲
室囑生領村人伏要隘云見燈光即起大呼安置訖賊大股至
蟻集蜂屯疾如風雨女華妝立村門招之以手賊奔入如千巖
萬壑愈走愈迷正謀返退瓦甃忽飛起碎賊首黑風怒號曰晝
若冥賊見一女子提紅紗燈引導曰吾觀音案前龍女也曷隨
行得生賊環叩誦佛號行十餘步見紗燈大亮伏者盡起引吭
大呼賊亂自相踐踏墮大澤中風定官兵來咸就擒內一賊無
兩耳蓋卽前之扛篋者女出奩中資五千金重建厲王廟勒碑

紀事云是捷賴神助歸功於神又出二千金賑鄉里生略止之
女笑曰郎尙以武備爲盡可恃耶旣而生及第父母相繼逝生
子一名莊秀藹可人急爲聘名家女鶴官委以家事時卹中有
孀婦生遺腹女而逝女殮其母而撫其女名曰藥兒孀媳鶴官
曰試乳哺之長必有福年二十始與論婚一日與生更行裝隨
一婢一媼遍辭戚屬云將往遊太行村人爭來送行甚有牽衣
涕下者女曰善視吾兄卽報德毋戀戀也言已抽劍畫地曰以
此爲界視畫跡如血而車馬已遠矣莊後獲解官東浙歲饑擅
發倉廩觸怒長官奏劾之朝廷遣官來勘莊伏謁甚恭而官人
殊傲慢及詳視履歷大驚問父母姓氏告之忽伏拜曰是吾兄
也自云大梁籍父母居汴時所生名威亦少年科甲每聞父母
云有兄居揚不意晤於此且云已遣人迎養矣因出資代兄幹

旋得棄官無餘罪嚴亦新遷官卽莅任無何使者回僅携婢媼來云太公太母晨起巡太行數月不返聞之驚悼遣人四訪無消息莊卽移家於汴同居嚴新喪偶卽以棄兒妻之甚相得至今村人感其德於厲王廟側建祠肖像祀之曰雙仙庵

懷儂氏曰竿木家兒有仙材歟憐香擲果者情也飛行跳盪者俠也俠得情而愈靈情以俠而始真然後慕寥廓之空操吐納之術情亦仙俠亦仙也懸卿懸卿豈以茫茫天壤絕無磨鏡者乎抑以翺翺董郎夙有仙骨者乎結束登場情態令人可想

白老長

保定范叟祇一子名希淹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弱不勝衣叟所鍾愛顧因貧年十九尙未娶時將秋闈下帷肄舉業一夕正伏案作繩頭楷突一好女子着洋紗雪花比甲滿頭插洋花朵襟

掛洋鋼表貌亭亭願生書贊曰好筆力生譚爲狐置不理然由此時至或執生手凭生肩捋生袴種種挑逗而膚香髮澤能醉心久久不自持遂與狎女亦不自諱爲狐惟勸生皈依天主可禦貧生漫應之月餘體憊骨柴立叟願子形漸銷驚詢之以實告願無計可遣去憂慮莫名一日有老人來蒼顏白髮自稱爲白老長登堂謁叟貌藹如云家在山山少習勅勅精驅役叟告以子病乞祓除曰易耳戟指畫水咒移時遍洒屋宇狐果絕跡叟欲酬以金不受第曰賢郎患未已也詢何故曰僕在此則狐遁僕去則狐又來且更恣僕又勞勞不能常住塵埃奈何叟求萬全曰無已僕有弱息年及笄尙待字曷卽妻公子渠亦有術固爲公子護身符且免老朽桑榆累并兩全乎喜而諾之翌日老人褐冠鮮衣導數人肩輿至扶出則一絕色女郎也纖腰嫵

娜體輕而柔行步便捷無滯澀態變與老人坐視兩小成嘉禮
琴瑟雙雙其樂靡極夕送生入洞房變另除室館老人夜半忽
聞剝啄聲甚厲變拔關出視則老人所逐之狐也白知之亦起
問曰定欲尋死耶不然何又復反狐怒曰汝不過西山一巨蛇
耳敢於假託驅狐爲女覓老公無恥孰甚白亦怒口吐舌長數
尺直如劍刺狐女鼻狐倒地復本相口猶人言哀哀求恕白曰
法本不赦姑看吾女合誓夕事事求吉利舌劍之利汝旣知憚
曷速遁免汚乃翁舌狐倉皇遁去翌日老人坐中堂看女梳頭
婿把卷喋喋與變話家常忽來一狐黨魅僧聲言誅妖闖入席
地坐閉目合十喃喃誦咒語白笑曰技止此耶火之烈醺應聲
起魅僧蟠炙如肥杜抱頭鼠竄去先是狐歸訴於主者遣門下
魅來魅歸又遣魅僧來甫至門首卽叫號聲如雷腹大如彭亨

豕手執利刃亮如霜雪而白已伺於廡比入未及言曰遽喝曰
火之火卽生魑股際騰騰及鬚眉額爛頭焦不可忍急奪門遁
火滾滾隨之焚市人無老稚男婦爭撫掌曰快哉此火主者益
羞憤鳴於將弁某且陷以金更挾以勢某惶遽承命乃飛錢捉
叟父子將置有司囹圄坐以妖法時收者在門生回告女曰卿
父爲某驅魅今爲卿得罪某死不足惜所難堪者老父耳女亦
泣老人顧生笑曰痴男子何其殷也曷隨公人去析楊刀鋸僕
自當之無預汝父子事明日某鞠生將繩以法生無言惟大呼
白父人救我白昂然入挺立不跪顧某笑不已舌時出唇外數
尺光燄燄若朝霞某懼詫曰汝何者妖敢若是曰僕誠西山千
餘年之老白蛇然僕修鍊精吐納術從不噬人害生物以故雷
霆不能誅仙法不能糾是蛇而人且將仙也視汝雖儼然人上

者不過人而獸較彼之人而畜畜而人者更可嗤耳言已袖出一鱗大如盆明如鏡呈案上曰此寶物也請賂之某取以自燭則驢頭修修然汗浸浸如蒸籠上氣急擲之鏗然墮地碎且頓滅叫罵不已白笑曰此其所以爲驢也自以爲一鳴驚人詎一見草料卽頻首戟耳受羈勒驢之本領不過如是耳言已狂笑聲如裂竹如怒鵠滿堂皂隸皆失色旣而太息曰公膺簡開府一郡不能制畜且爲畜愚罪無辜之良民亦何其愚乎況畜之來也其罪惡不能殫述凡有人心者莫不思寢其皮而食其肉公獨衛之何也抑爲伊所嗾不得已耶某語塞大呼杖來白噴目曰驢性又發耶火之言未已座上人已衣履煨燼矣某不敢復理立釋范叟與生而謝狐黨白亦從茲遠引不復至狐黨究畏白女不敢仇一日狐自至登堂拜女伏闥闔誓不起女挽之

曰何必爾豈乘老父去將猶甘心我夫婦耶曰非也婢子無此
法更無此胆娘子天人願執巾櫛充賤婢彼法邪終不敵正矧
彼將撲滅不能熾昨晤火龍子得開導豁然悟來依娘子避雷
霆劫耳女曰旣誠矣可姑留但不準惑郎君婢指天爲誓婢時
於閨中陳雜戲博女歡能一足飛行作商羊舞女曰我以多勝
少可乎須臾裙下伸纖足數十皆翹如嫩笋芽婢遂驚伏悚惕
不敢萌異志然究不安於室時與僕人私女以好言遣之去後
亦無他異

懊僕氏曰火有二快阿房與赤壁戰也當其東風助陣烈焰橫
飛萬里彤雲上下一色恨未能躬逢其事作壁上觀浮一大白
今觀白老長之火燒狐者如彼燒似狐者如此快哉白老長茫
茫天壤將何往耶抑化爲神龍盤空飛去耶問之無言此中根

觸

識字題

吾家有井東吟社別業也後門臨夫子廟甚空闊夏日凡習崑
山曲者恆歌於此借以納涼一夕數輩正倚歌而和絃管嗷嘈
雲爲之過其南面城雉堞齒齒突見一巨人較方相尤偉側身
坐女牆背北面南拍掌聽曲若示許可狀衆大驚欲遁一崇姓
子胆素壯曰請仍歌無恐吾當與之惡作劇扣市兒門購最巨
爆竹一挂驚行伏巨人後火燃爆裂連珠奇震巨人不及回顧
遽邁步跨河如跨羊溝搖搖入南山去時月明如晝衆登城見
巨人衣黑裳頭如五石鬴時方盛暑風過處木葉脫落飛舞瑟
瑟隨之行明日視履跡長六尺餘沙上留草書一行曰聽曲甚
樂放爆甚惡無知小兒謹防一驚字跡天矯若懷素體後八月

崇入南山探親悠悠策蹇歸忽空中飛一卵石擊中肩大痛臂
欲折趨歸醫之莫瘳遂半邊枯此亦山魘也魘喜聽曲吾聞之
畏放爆竹又聞之魘喜草書則未之間也豈亦鬼中之風雅者
與惜量淺不能容物空負此魘偉形骸耳大奇

上官生

上官生字洞卿名簡洛陽人幼隨宦晚省長卽操申韓學時應
鍾離太守幕聘甚相得貌姣好善修飾性慷慨喜結納年二十
猶未娶因擇配太苛也太守金姓忘其名欲贈生婢不可會婢
與僕私事露牽致主母太守怒橫劍按驗生極力辯旋與僕金
使之遁索婢來令他適又邑有富室女嫁三月生子舅姑憤興
訟太守將設五毒研求生急止之潛訪知婿曾踰垣就女宿得
實証訟遂解太守子惡少也疑生遁苞苴譖以蜚語太守亦疑

時露諷刺生拂袖予惘惘無所適思魯中丞某爲先甫同歲
生往作依劉或轉荐彌比至則中丞已薨逝不得已盡以囊橐
供遊覽蓬萊海市泰山日觀聖陵碑版無不縱觀荏苒兩年始
尋舊轍行抵蒜山瓜步間遇舊識寇太史退老林泉臨江築別
墅甚佳愛生才淹修譜系留住東鄰古精藍遺僕司炊爨生愛
其樹石亭臺斷垣僅隔耳聽漁唱門無俗賓遂以爲此間樂不
思舊業矣一夕膳畢僕去生倚胡牀納涼月色昏黃流螢上下
忽見一白袷少年手持紈箴臨風玉樹舉世無儔翩翩自西牆
竹林中出徘徊瞻眺俯首吟哦詞曰玉漏乍停人乍定仲子牆
邊隔着羅敷逕薄薄紗窻何故俊依稀閃箇人兒影吟數次苦
無下闕生戲爲貂續吟曰立遍銀階誰寄信這搭蒼苔留下纖
纖印嬌地一聲花下磬回頭好月圓如餅少年聞卽珊珊來喜

曰何圖深夜尙有同調耶相將入廬互訊平生少年自云查姓字琴痕小廝比隣有逕可越生自起瀾茗供客少年亦手檢樹枝助薪終夜清譚雜唱始去生送至逕邊殷殷訂後約琴曰鄙俚之詞誠不足助罪肩僕有拙技明當奉獻不知許擾清課否曰幸甚歸而滅燭就枕細想其風致不減南威明宵候之久不至三四夕始來漫責負約曰候山荆眠熟始來耳生曰携有仙舂想亦絕代琴醪然曰貌與僕等袖出玉笛曰君善此乎曰不能曰請廣昨宵詞倚而和之可乎生喜一唱一吹風習習如聞步虛生遽偃琴坐曰弟如此表表又慧而文僕若巾幗當爲弟相思死曰豈鬚眉卽不爲我相思死耶然則猶非真情種也曰實告弟目覩玉容已顛倒衣裳輾轉枕席兩晝夜矣琴縱體入懷戲嘲曰龍陽君情急矣然弟係天閭不克救君急奈何生

喜卽狎抱摩挲後庭求歡琴面頰急拒以手曰相愛何必在此
曰兩雄相逐非此不能真個銷魂曰君能告我尻尾戲之原卽
可曰俗傳起於黃帝征蚩尤時其他則餘桃斷袖翠被銅山載
史册者甚夥琴大笑搖手力却生哀曰弟如見憐請交易其事
琴更笑不可仰曰僕客也君主也曷先盡東道誼生曰諾入室
下帷解衣就榻生恐其偉器受柄擊之苦先捫之大駭蓋背葱
含香蓮苞帶露一好女子也不及詳詰遽與綢繆妖艷動情其
樂無極事已以臂代枕始詢其奇自云某太史好以奇法淫飾
女爲男作僕飾男爲女作婢共三十餘人其最寵者已與僞婢
白娟耶知非常策私挈娟耶遁於此處慕耶君風雅願委身焉
若勿播揚可圖永好生詳詢娟耶琴笑曰痴耶子得隴望蜀耶
曰非也卿戀僕則娟孤戀娟則僕孤合則均不孤耳曰渠頗促

強恐不能如妾之自獻也容徐圖之曉鐘動披衣下榻生挽
留琴不可曰恐娟郎胆怯醒又嬌啼耳生更乞先容諾而去明
夕生預市小肴饌沽綠醕布置整潔早遣僕閉關以俟更餘果
携娟至雲鬢蓬鬆蓮鈎瘦削紅巾掩口宛轉嬌羞見生欲前反
退曼娜可憐甫上階幾爲碧筴滑倒生起挽扶體輕於葉與生
略敘述卽僂燈斜坐生贊歎琴諧諧娟惟含笑酬應進三醕後
琴抽笛勸娟歌娟不肯琴曰我昨已出醜妹何必諱不過與郎
君破寂耳生亦慙屈娟輕點鳳鞋手擊象箸歌曰雙蛺蝶雙雙
過牆東剪綵善刻畫造化天無功輕羅小扇撲入手翻飛那許
辨雌雄雌耶雄耶何必辨花鬚一雲精靈現可憐壓匾小書叢
猶向美人頭上顛歌已哽咽欲泣珠淚輕彈生抱而慰之曰昨
宵累卿獨宿小生之過也乞勿悲怨娟曰非也奴兩人得侍郎

君死且不朽但感觸往事難制止耳奴不勝杯酌琴姊伴郎嗜
奴去休生急挽留幾致屈膝是夕遂三人一枕捫其下體纍纍
者偉男也琴就其前而生就其後終夜翻騰自古秘戲圖無此
花樣晨起匿於暗帷中遣僕辭主人詭云性喜習靜自能操作
無煩紀綱也僕去終日肩雙扉晝夜與共書則代磨墨餐則司
烹飪倦則互按摩寢則共偃倚琴猶佻健娟則貞靜溫婉琴僅
善歌娟更絃索書畫無一不工生喜曰卿等得一已難况兼得
乎娟笑曰痴生一箭射雙雕不怕折祿耶琴笑曰妾等鬼狐也
久則乘耶醉瞰作糟粕肉懼否生曰若葬于美人腹中終勝齷
齷死非惟不懼且所心願寺僧隔舍時聞生齋喧笑聲登鐘樓
瞰之詳奔告寇太史轉詢生曰舊僕耳携婦過江適晤留伴岑
寂無他也由是羣謫生有如願銀鹿豔羨之居此倏忽兩寒暑

生願老是鄉每顧琴娟曰倘積儲蓄值少許當同歸共白頭兩
均微哂不答再詢則泫泫淚回耶痴矣琴老不過雞皮鶴髮光
領童童作寺人狀娟老則髭出於腮猶復纖足挪移試問有傳
可愛前魚之哭一轉瞬耳生急撫慰誓曰如以色衰負心有如
江水然兩小均忽忽不懌背金太守自生去後頗悔復偵實更
愧頃訪其蹤跡得確耗飛函謝罪堅乞惠臨并寄五百金爲贄
適家乘亦脫稿喜告太史太史置酒招飲授金酬勞且代贖車
馬在途別有日矣忽晨起琴娟不見遍覓無跡惟硯底留一短
函書曰簫郎玉展姿等非人非妖乃含冤負孽之鬼也耶前生
爲三河富家子姿等貧賤兒與耶交最久遂得耶周濟耶嗜聲
色病垂危彌留時託以幼子妾等反誘其孤蹈諸不義卒攫饌
金而破沃產孤窮困遂訟於閭摩罰俱投生京江繫於王夢

樓太史家爲婢僕矯揉造作同沾恩寵儕輩妬嫉殺之瘞園中
假山側太史覺亦不甚追究閻摩宰判俱付輪迴琴爲郎妻娟
爲郎子旋以郎今世多善籍請不合以淫魄汚清芬竄妾等於
露水司僅許幽媾填報至郎真眷屬月下老已另繫紅絲好音
不遠昨見閻摩命投生金陵琴孫家男娟施家女長卽爲配先
富後貧本當拜辭恐傷郎心故留書以代面耳郎晦運已盡吉
曜漸臨從此優遊諸維珍重幸毋以妾等爲念也又一行書曰
一十四點一十四口兩頭一隻脚六口兩隻脚三口四隻脚末
書琴娘娟郎泣白生見之驚懼若喪魂魄人問何往詭云先遣
過江耳草草束裝往踐太守約舊雨再見歔忤可知太守卓異
升授江糧道亦隨之任夫人感生德以中表妹妻生米氏也富
家亦感生德以美婢贈爲妾田氏也妻不育妾嚮生二子夢天

仙授異書二卷遂產名伯曰典休曰冊偶洩其遇并述鬼謎告
太守恍然悟笑曰一十四點者米也一十四口者田也兩隻爲
雙字言公子孿生也六口兩脚者典也三口四脚者冊也後太
守故其子放逸結匪友淫博耗宦橐盜叛論斬生代爲黃緣出
縲綯養之典冊長俱貴仕有政聲生私訪孫施兩姓求三生
不可得偶遊太史隱園求琴娟瘞骨處亦不可得勘破泡幻鐫
玉印懸襟上文曰看路滑檢得客釵腹粉香扇荷囊等同瘞一
處碣曰一對可憐虫琴娘娟郎招魂合葬之墓宿邑劉大昌曾
晤上官生云娟郎書法酷似夢樓太史云

懊僕氏曰前生已被奇汚至死猶償孽債一對可憐虫真苦惱
衆生耳太史公以奇法淫不問而知其在泥犁獄上官生固真
情種然非一念之善則命官中早註有女艾男婁之令嗣爲斷

鶴續鳬之後身矣噫可懼哉

戴笠先生像

張承烈字梧泉吳江貧諸生兩人秋闈不第而米鹽瑣瑣乞貸無門遂棄舉子業專以遊幕爲生活時年已不惑矣應南河范司馬之聘司筆札東南相得甚歡范本吳人而已則以順天籍作宦子姪行仍應江南試頃屆棘闈范公子與范之東牀均年少願觀光范謂張曰兒輩乞先生導引兼爲先生卜鴻飛曰某荒蕪幾成白腹矣頻年爲客何有十載寒窓苦耶且阮囊羞涩故不願作金陵遊曰旅費無慮也請以白蠟五十兩相贈爲關中器具之需縱如先生言不過綴白卷登藍榜然兒輩已蒙指南矣某感甚幸甚張無已懷所贈勉爲一行由袁浦抵金山公子等登岸尋古蹟浼張守船閤甚船窓四闕借看北固浮玉諸

山倒影江波頓開俗地頗願戴笠續飯願游恨未能也棖觸之際忽聞岸上有哭聲童穉男婦音嘶維甚悲苦聞之則一貧家婦貌頗靜雅抱五歲兒以互哭旁立一窮少年晚婦而獨哭又遙立一幡腹賈作山西腔口嘵嘵似深朕男婦之哭少年非儒非賈頗齷齪頗懦弱且哭且慰婦且自愧恨婦則堅抱兒目少年又目幡腹賈且瞪目視江水點頭不已而哭益哀痛迫切不可名言矣賈雖遠立又時作催逼狀張審視不解所謂急登岸問少年少年悲極似有難言隱堅詢之曰此婦某妻也此兒某子也彼山西人者某債主也某賈來其爲業假山西人青蚨十數千爲母金詎運塞母耗盡計子母合負五十餘千萬無可償而彼又回籍催索甚苛無已書身券與以妻說成恐隣人笑故携至此以交割婦不忍其子去留不可携之舍之又不可言已

已亦悲不自勝哭聲咽江濤矣張乃詢買曰汝意在得婦意在得錢乎曰某所需者孔方也渠卽以婦抵尙當轉售使之別抱琵琶耳遂以身券與張閱張曰請毀若券吾代償若負買少猶夷張大呼曰索負者償負渠不曾貸汝聞中人王法具在敢強娶有夫之婦耶急返船出范贈白銀五十兩全與少年曰償負外尙有盈餘可復來其業券已毀矣後再勿頽陷動棄糟糠也夫婦收淚急叩地崩角有聲買亦義之願遵議少年問張姓名曰無庸識真吾但汝之姓氏居址告我我秋試茂才也容歸途順相訪領取一杯茶足矣少年曰西塢居賣其姓婦更泣謝曰先生義俠準許折蠟宮桂奴還日日焚香祝神天也遂堅請回踐約張領之揮手使去須臾公子與東床回船忽忽解纜去張默不言前事抵白下草草同應錄遣出各人購考具大忙張若

無事者然期逼矣仍蕭然寡興味問考具曰烏有間既有中散
僻何不遣奴子往購曰僕局外人何需此客星者爲公子窘急
與問罪師曰實告君僕蒙尊人所贈詎心神亂登舟時即遺失
袁公路上矣曰嘻世有荒卒如我張先生者乎急出金爲再購
之曰尙能作門外漢耶張無已拚曳白汚卷以塞責比入場未
封號門時果尋至公子等兩處代經營略檢點卽入已號三題
下竟棘手不能成一字思索再三汗涔涔不已旣而笑曰自尋
苦惱何其愚哉溫酒痛飲倚三塊板上且酣眠彷彿見一戴笠
叟古貌古心鬚髮如雪褐衣褴褛意致極閒私憶矮屋中來此
山林客真無奇不有也叟至張前遽止步曰張梧泉爲足下耶
曰然曰何不作文告以難曰僕世外人有窓稿三作卽此題請
閱之乃擲一紙與張披閱則煌煌鉅文發揮切實出色當行張

雜誦一遍卽贊歎不已曰如不見唾棄請贈之斷非雷同定能
獲雋張方謙遜而叟仍戴笠飄然遽去張驚醒黃粱也私憶所
贈心記頗詳急繕而讀之聲震震出金石允稱傑構明日出仍
不言比二場公子曰我輩已悉其中况味矣先生再推諉卽亦
不强曰無須勸駕僕當再去尋夢境也公子以爲文劣故作頽
喪語而張亦心疑此叟未必再至姑去作幾希望已而果至贈
經文五篇均典重暢達華瞻絕倫醒而直書私幸便易極但夢
中終未一詢叟姓氏倘高捷他日將憑何答報供養爲缺陷耳
至三場叟仍至五策皆條對極縷極詳醒又忘詢姓氏繙畢將
繳卷已而昏昏思睡時尙早姑倚壁眠須臾依稀見叟奔至掀
笠告張曰先生子細忘却添註滄改矣張驚憶應之遂持叟袂
問姓氏且表感佩恍叟笑曰先生莫囁囁且了正事僕與君尙

當重晤於京江市上耳堅詢之則曰我戴笠先生也撒手遽逝
張醒視卷尾果道端書字數出檢彙示人莫不咋舌驚其手筆
然尙未敢定其售否與高下也歸舟重至舊泊處則一人潛訪
西塢賈氏來其店彼夫婦衣漸周歎迂曰張經魁來張經魁來
肅登後面小草堂具杯酌進叩賀曰先生高中經魁矣問何以
知之賈曰某夫婦自感先生援以餘資作本漸得蠅頭利俾作
苦免凍餒某婦富氏乃父生前曾爲廣文有經學善制藝無子
有一女卽婦也口昨婦夢乃父來告曰汝婿不自立汝幾失節
賴張先生德我感之夢中報以三場文已發刻中第十八名經
魁矣張問富廣文是何等狀婦檢衽曰君識得戴笠先生乎捧
一畫幅至曰此先廣文公小影也展之則戴簪笠笑拈髭與黑
甜鄉中人絲毫不爽張對像再拜始詳述婦感極而啼堅留小

盤桓不可視其子甚英俊勉勵其必與讀書好綴廣文志聞名而去榜發果中十八名然由是竟不克捷南宮越三科挑授湖南某縣令邇遇同年某太史由湘莅江南學使任邂逅話其事太史詳詢賈氏子年貌名字具告之時賈氏子年甫十四甚敏慧解讀廣文遺稿隣人勸之觀場母以齒稚不許咸愆愿之乃邀太史賞取冠童子軍張君道光庚子經魁也與陸君子英有素子英爲我言之

慎儂氏曰曹阿瞞生平惟贖文姬一事最爲可人然文姬猶失節婦讀胡笳十八拍千古有情人莫不爲中郎流涕若張君存於污潔幾希之頃陌路倏忽之餘竟能慷慨玉成探懷而與戴笠人那能不竭盡鬼力爲伊捉刀噫人亦何樂而不爲善哉使阿瞞復生當掀髯大笑曰張君張君孤則愧未能及

鹿女泉

佛經有鹿女而江北古蹟中亦有鹿女丹泉嘗訪之乃井也在人家院宇中亦無碑誌可考偶晤覽湖釣叟云五代時此處爲優鉢羅菴之僧名大楞募化修飾焚修其中雖近市而幽寂若深山環植名花擗以怪石供禪悅朝夕手汲井中泉加灌漑養盆魚哺籠鳥已覺勞勞一陝客更貽一白鹿雌者曰此物極馴不忍戕之乞和尚收錄法座下或可被佛蔭卜長生也僧亦受其聲呦呦角鬐鬐爲松關點綴善視之旋一問僧名眞悟貌權奇衣邁邁飛錫五臺回挂褙於庵與楞語內典叅箭鋒頗首肯惟觀花草動植輒揮之以手曰速遣去速遣去楞曰如來雖說空寂然亦不禁生機不然則獅象龍虎其贅疣耶曰彼能空寂則一切無罣碍雖有獅象龍虎如無獅象龍虎始可有獅象

龍虎吾師道行淺薄若逕取生機則爲欲爲愛魔障恐些子塵
化爲無量苦也楞不語明日真掉臂去久之鹿更馴銜落葉供
爨齧庭草代鋤僧出則候門僧歸則侍立僧敬佛則屈兩足若
跪拜僧諷經則翹雙耳若聽且鳴尤奇者僧晨夕小溺處有白
石板面微凹鹿日以舌就溺跡舐之僧雖心異終愛其馴不之
怪又二年鹿忽幡其腹常懶眠不似前番勤久之腹愈幡僧恐
其風露清冷爲潔耳室幽僻處藉藁如衲俾鹿寢朝暮親哺之
一日打包往神居山踽踽獨行途中心憶鹿腹幡似孕然絕無
雄偶孕奚成憂之明夕卽歸啓扃見彩雲如縷香風四流自鹿
室中出篝燈往覘視鹿正婉雛貌甚苦惱不敢看而意良不忍
親爲禱於佛乞慈悲代懺悔少時雛墮地啼呱呱若嬰兒聲再
往覘視果一好女子白如瓠眉目端麗妍秀鹿方代舐身上血

僧大驚異恐凍煞急裂袈裟裹之付鹿哺乳同晨鐺戶潛於質
肆購舊襦裸歸衣鹿女恐外人見之誑造黑白堵室之門不能
通鑿一竅通已榻後親爲送飲食掃不潔年餘鹿女稍長大從
不啼哭日依鹿母嬉見僧呀呀如欲語僧亦愛如掌珍時以果
餌與之食更爲製衣衫凡鹿母鞠育所不到者僧爲之一日鹿
母病僧審視之鹿崩角若叩首并嗅女再四又翹首視僧若託
孤狀僧解其意領其首鹿瞑目遽斃其女淚泫泫亦不啼僧卽
瘞鹿於室飄經超薦焉鄰有詢鹿者云逸去已久女由是依僧
如父日居暗室趺坐母瘞處目若瞑夜閉戶女出司洒掃僧偶
於燈下教之讀過目成誦間亦叅語錄解妙諦僧偶紉破衲女
凝睇久之卽能工刺繡常於燈下繡佛前幡蓋極工巧奪夜來
時女已在苒十三齡未嘗見一人忽語僧曰兒非人間人將騰

霄上漢爲王母青鳥使奈何日閉暗室如地獄僧泣然曰兒肥
產也出見人恐買老僧禍近吾尤憂之甚倘一朝無常至爾將
何依女曰不然師遍集檀越比邱優婆塞等詣禪爲佛會見
出見人自有語僧不許又三年女十六貌更麗如天人念四日
浴佛節庵例於是日集大衆飄經幟邑之無賴輩亦叉手立庭
際觀壇場衆方擊磬宣祝焚香通誠梵唄聲嘈嘈焉女忽破關
冉冉出禮佛畢與衆和南衆愕眙無所措無賴輩大鬬曰咄和
尙房中藏嬌娃爲散花人耶爲摩登女耶幸神佛靈顯遣自敗
露不然巫山祆廟火毋延燒隣舍耶僧聞之大窘不能道一字
衆方耳語無賴輩遽揮老拳擊禪僧哀呼曰兒老僧爲汝雞
肋斷矣曷救吾女聞之徐戟纖指曰止無賴輩卽痴立如泥塑
如木偶又戟指亂搖曰顛無賴子卽滾地如怒獅曲踊如跳神

又戟指亂畫曰打無賴子卽自批頰自揪髮復互詈互撻自踐踏衆憚而哀之女微笑曰姑看衆菩薩分中恕汝曹無賴子卽豁然醒女亭亭升毘盧趺坐說鹿母受生蒙師袞養種種因緣畢卽說偈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但是有因緣誓不隨鬼趣井中一甕水清澈碧玻璃中有衆香國誤者成泥犁曠曉曉作麼生一夢此時醒南無西方遊戲寶勝佛菩薩誦聲未已遽跣身投井中骨冬有聲泉激濺如碎珠衆大聲呼救欲撈之已無及矣牆外隣家亦有一井地脈素通女從此井投忽從彼井起綵衣立雲中下顧致聲珍重飛入重霄其影頓小衆羅拜呼仙人歡喜贊歎而去僧由是毀女所居室露庇莫護以竹欄植以蘭桂忽於墓上產紫色靈芝一株僧服已體頓輕心愈朗功愈進倏又十餘載劫中香火鼎盛縹緲流雲集服井水無不生勇

猛心僧偶於庭中賞花師井照自家影忽笑曰咲如是耶入室更衣沐浴禮佛畢趺坐禪床不言不笑問之亦不答明日房闔未啓呼之不應聽之闔如衆破關入覘之圓寂矣年餘客有遊太行山見此僧騎白鹿手捧經卷後隨髻女托鉢負禪杖其行如飛

懷儂氏曰世有雞窠小兒後有鹿胎仙女理之所必無情之所或有也彼寒山拾得非大澈大悟爲佛界之善知識耶一切大歡喜聊作如是觀

鐵簪子

渦陽農家子鄭鴻妻官氏年四十舉生子面貌舉止絲毫無異惟衣以青綠分伯仲伯名璠仲名璣璣爲潁州刑案吏娶殷氏婚匝月卽束裝之穎璣未婚在家事定省供樵汲遂廢咕啤而

態度雅潔人皆目爲文學士忘其爲農家流也偶荷鋤入山於石隙拾得古鐵簪上有文曰莫子作鐵簪銘金精滌邪穢朝百靈辟水火禦刀兵縮我短髮光日星愛其潔樸藏之於牘歸詢村學究曰此仙人莫月鼎之遺物也璵正玩弄突接兄璠家書云被仇案牽控坐舞弊收獄乞仲氏來急鵠原難死無憾璵大慟婉告翁媼售產措百金徒步往至則兄果困縲紲賂監者始入抱持哭失聲出則備於縉紳家得值供囚飯泣訴諸執事訟終不能解一日携酒漿饋兄璠對之哽咽曰倚閭望固足慟新婚別亦難堪耳璵思良久慨然曰此讞量不至死不過羈時日幸兄弟面目同願代兄囚爰以半金贖獄卒餘付兄乃釋兄而璵已臨別告兄曰歸致老親阿嫂珍重毋以璵爲念倘庾死有夢寐好相見也璠歸詭云璵故已擇地葬一家聞之哭隣里無

老穉涕瑤由是日擁嬈妻不再作刀筆吏瑛性最勤監禁中晨起必灑掃神堂無點塵獄吏憐愛之且微譴其代兄囚尤義之脫銀鑑袖充頭人司擊柝瑛始無大苦而所司益勤夜下鈴環巡高唱哀哀警衆眠一夕微倦倚壁略合眸心驚斜曉東壁古槐下有毛物逡巡出脫皮如蛻化作白衫美女子肌膚雪映雲鬢鴉垂自捲其皮壓石砌下然後望月稽首拜口吐玻璃丸五仰首微噓丸上下斷續陸離閃灼激月光成五色雲炊許丸一入咽依舊衣皮入槐根下瑛心譴爲狐秘不告人明夜月更朗度必出漏靜伏瞰之少頃果如前狀置皮安妥微步下階戲如故瑛出攬皮坐身下俟物戲正酣抽柝徐擊聲登登女子大驚急收丸索衣不可得向瑛拜不爲動憤怒欲用武瞰瑛頭上鐵簪有寶光如電大驚跪而哀之曰妾九尾狐也大丹已成飛

升不遠惜輒尙不能遽去乞賜還當如願奉報曰吾聞爾輩得一丹必盡一少年死有之乎曰誠有之然妾幼遵希夷五禽經不須惑人凡惑人者光冷淡如青燐運氣者光燦爛如寶珠是可辨耳曰汝但不惑人僕亦不須此卽擲皮與女喜而再拜曰君仁人也試問何所求曰僕亦無所求但日困狂狴如籠鳥井蛙頗羨道侶來去自由耳女聞之卽吐出一丸授使吞服瓊柎掌凝視果赤如火珠一喘息丸卽飛入口宛熱湯澆胸鬲奇暖莫名欲揖而謝之女已飄忽去翌晨大病皮縷縷欲裂骨震震有聲吐瀉極頽憊醫官診云痢劇恐莫瘳獄吏言於大府拔牢籠更驛役諭愈卽差遣瓊困處驛館中展轉土堽一燈熒熒忽女子悄然掩入曰二郎憊耶日昨所贈者百年物星月之精也世俗人服之肢節寸寸換慎勿誤爲病袖出一丹小如豆與之

服果頓清醒遂伏枕拜女詢何日可生還曰豈但生還尙有意
外喜然妾尙奉求一物問何物曰時未至不預告也問姓氏曰
有急難時但呼花吉祥雲娘子妾卽至矣言已趨出瑱病霍然
晨起芻秣雖勞較之囹圄猶逸也且雙瞳炯炯若曙星凡書卷
之未謀面者一見瞭然偶侍太守游西湖遇道士授以秘笈朱
文丹篆皆風禽奇遁之學問何名曰歸問雲娘子自知月餘女
偶至以道士詢曰有緣哉渠名古丈夫不易以秘法示人明晨
郡署突回祿妖鳥呼嘯咄烈焰四圍太守倉卒奔出僅以身免
官吏窘急咸云印在內牋案上燦燦者是誰能一攫出瑱隨衆
汲水聞女在耳畔悄呼曰二郎可先取印出是一好機會曰火
烈奈何曰君髻上鐵簪不畏火聞之遂聳身飛入焰果紛讓雙
手捧印出呈太守千萬人無不咋舌太守悲曰印出矣尙有嬌

女樓居晨粧有能救出者卽以妻之無食言璵曰謀再飛入火已逼樓見有兩紅衣人夾女坐出索將綰璵入大叱紅衣人曰鐵簪真人來救渠姑舍去璵負女急奔出回視粧樓已成煨燼火熄璵倦臥不能起內夜女來賀曰公治出獄又作新郎何太喜耶然太守焚署終不了事後圓英石作舞鶴形者下有窖藏可取出助彼丈人峯璵漫應之次日太守集議賠補頗以囊橐慮璵入以女言告試往掘果盈坎皆黃白數千金不日典工署更鼎新焉太守爲璵釋罪置酒祖餞然絕不言姻事色忸怩而口嚙喘璵微窺太守意慨然曰某待罪得放歸田里與骨肉聚首願已足敢望非分乎太守曰君子達人不妨明告弱息嬌情慣恐不願嫁田舍郎且幼已許字同里年家子倉卒一言不足信葭莩無已願奉千金爲君家大人壽璵遜謝力却不敢受明

卽備車馬送之歸下車入門一家皆狂奔譁噪驚以爲鬼瑛婉
陳所以衆始謫璠前之誑入見二老均嬰鑠忽御人齋木匣於
庭曰官府留贈汝欲追詰之而御已馳遠視封鑰甚固啓之皆
金珠數符千金獻翁媼一室咸喜惟璠則愧而逃遁杳無跡翁
媼悲曰汝生回吾心慰汝兄逃吾心仍不能慰奈何曰兄行行
卽歸耳索碗水抽鐵簪畫水再四旋碗口須臾潑於庭而兄果
貿貿返握手心酸悲喜交集蓋兄逸去方覓渡船至中流忽回
旋無定向抵岸過小橋一童子導之行曰夕陽墮矣大郎欲覓
宿前有客館甚清潔隨之入門宛然逆旅再一凝神則自家也
大駭不敢言然心益愧慙又見多金思獨鯨吞置毒餅中與瑛
食旋卽腹暴痛面青紫口吁吁若牛喘父母奔視窘無計瑛孺
憶大呼雲娘子女應聲至掀簾入笑曰二郎病耶急含鐵簪於

口可愈瑛抽簪銜少時女自後擣擊其背大咳哇出餅毒猶突
突躍地上女辭別瑛挽之女笑曰二娘事亦大累人蹇修不易
爲也趨出頓杳所謂二娘者箠娘也箠娘者潁郡李太守女也
李太守洛陽人妻歿遺二子一女太守留二子於家携妾與女
之任女見背父約且聞將訂婚於大姓憤往說父曰兒聞女子
事人以身今身已附鄭郎背奈何又他適且鄭有德於吾家背
之恐不祥請父憐女仍踐前日言太守怒曰渠農人將隨之盍
耕田間耶曰父以農人爲賤乎鄭郎卽貧爲丐兒尙隨之去矧
饑耕尙有冀缺風太守終不聽女泣曰父讀書成進士卽不知
楚女季芊嫁鍾建故事乎痛哭憤不食夜深易男子粧携婢解
馬竄郊野忽一白衫女子策黑衛前行頻回顧問曰官人將何
之曰渦水曰省識渦人鄭二郎名瑛者乎曰正尋渠文字交

耳曰大佳鄭吾中表弟也裙釵獨行不便乞官人挈帶可乎曰
善行四五日逕抵村門白衫女子指曰此卽二郎家君先入妾
尙欲迂山隣姨母家等娘下騎婢扶之入焉與瑛遇驚詢何處
貴人下顧草野泣曰妾穎太守女李等娘也登堂縷述顛末瑛
太息曰僕近已勘破泡幻擬絕世緣卿那思無金龜婿何事苦
糾纏曰君自糾纏奚怨妾也凡爲女子皆當遠丈夫耶於烈焰
中負妾出是天欲殺之而郎生之旣生而又棄之可謂爲仁乎
妾義無他適千辛萬苦始至此若憎妾陋寧甘妾勝不願更節
操瑛引之拜翁媼見其豔麗驚爲天人女伏叩曰賢郎曾負兒
於背乞舅姑憐鑒翁媼曰得兒爲婦尙復何言誠恐尊人偵至
累及犬子曰南山之石可爛北海之波可竭頭可斷此身不可
轉刀鋸鼎鑊兒自任之無預賢郎事也翁命媼爲改粧夜隨媼

眠自携璵同寢云俟風聲定再輒吉璠喜策馬往郡自首將傾
璵其仇聞訟解尙切齒時欲得璠而甘心突遇諸途卽嗾僕毆
之璠怒誓挾歸局土室苦更勝於繫牢獄璵聞之卽仗劍往援
不可得訴於太守太守正失女尋無耗問璵言疑已成嘉禮無
如何遣兵役索璠出交璵曰小女已遣奉箕帚令兄救出陷阱
君之德已酬矣嗣後請勿往來貽五馬羞璵曰某呼籲於郡父
母非呼助於妻父母也憤携兄歸卽日成花燭拚與太守絕等
娘事舅姑至孝毫無貴介氣事嫂亦得體日課婢僕耕織井井
皆有條璵曰古有神仙眷卿知之耶穉川移居藍橋覓杵伯陽
拔宅載在典冊不乏其人未審卿意其仙眷耶抑俗偶耶曰妾
聞諺云嫁雞逐雞嫁狗逐狗夫子偕而新婦隨之獨活之草不
足揚新芬同功之蘭庶可成治理耶旣慕白雲妾亦非慕軟紅

塵者瑱曰善即授以仙法明爲夫婦而暗實道伴也年餘璠生子女各一瑱喜告箏娘曰吾無憂矣又年餘翁嫗偕亡哀毀盡禮窀穸始安璠曉曉欲析居瑱曰二老尸骨未寒卽瓜分其產可乎璠怒詈且撻股氏亦時於閨中施惡聲瑱均忍受箏娘曰妾與郎所以滯跡塵世者爲高堂耳今已矣復何戀瑱曰諾晨起祭木主辭別哥嫂携一僕一婢僅駕空車麟輅向西去數年後李太守竟以墨敗籍_弟削職回鄉里時妾已歿瑩瑩自憐道出高山遇響馬賊剪徑正危急見一古裝羽士杖劍自高峯絕頂飛下賊咸披靡驚逸視羽士非他鄭瑱也殷殷拜車下執半子禮甚恭自云山居不遠堅乞過從至巖壑奇特處有極大闕閱春深銅面個個浮漚門以內畫棟文疏宵窺偉麗僕從如織妾勝如花登其堂則彝鼎圖書棋枰茗具咸備東壁設一白玉

盃大如甕內涼赤玉蓮花綠玉蓮葉長七尺餘西壁設一水晶
瓶內插珊瑚樹長九尺餘觀一鳥尾金翠燦爛非鳳非孔雀不
得主名長七尺餘瓶更瑩澈內外可鑒中設瑤琴鐫字曰鈞天
清閨四壁繪六合內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圖與外舅寒暄未
已忽諸姬傳報夫人出環珮珊珊霞裳月黻視之果箏娘也拜
問起居泣曰兒不肖背父潛逃今實無顏相見太守默默不能
答泔泔淚沾襟霎時燈燭輝映舉室通明開筵勸餐水陸雜治
內多奇品鮮能知味隨來僕夫亦有犒嘗痛飲極歡旋有美婢
入報花吉祥雲娘子至肅入一美人夫婦讓高坐美人對太守
略檢衽曰向在長者宇下何圖於此處覲面又顧箏娘笑曰妹
子尙記并轡引導時乎太翁來當與問罪師箏娘曰姊姊厚德
愚夫婦刻不忘何罪之可問曰妹既不忘乞假妹夫鐵絳綰三

四片卽反璧可邀金允否問何用曰吾輩功成須得古聖神仙
佛一遺物佩之方可朝木公謁金母三入太行尋堯琴兩赴湘
江覓舜爲四登會稽求禹劍均爲毒泥所守不可得無奈何始
來奉假耳璵卽卽持贈曰請爲復報無事珠還六人起拜謝興
辭冉冉至中庭霹靂遽逝客去視太守已醉眠榻上璵亦詣內
留箏娘坐候之晨光透入太守醒箏娘已具盥櫛進告父曰阿
壻尙醉眠不及送翁行遣兒候於此奉丹藥一九黃金百鎰古
錦百端爲壽太守戀戀問箏娘何時得歸寧曰天涯海角如几
席耳萍跡無憑不能預訂問有何囑曰父歸脫宦情了孽債積
盛德光後賢御人催行惘惘遽別行四五里登嶺回眺猶見箏
娘痴立與諸婢指點狀又二年太守長子貴思妹甚殷適奉旨
祭嵩山細搜礪谷每遇樵豎行脚輒以鄭璵問咸云不識忽逢

一道士問如前道士驚曰禁聲何遽唐突妄呼鄭真人諱我輩
僅敢呼鍊簪子耳等夫人所善雲娘子朝天回帝授崑崙第五
耕福洞天都總管不久書來招真人全家拔宅去同住仙山貴
人向何處尋姻婭問道士名氏曰僕古丈夫也言迄不見璠之
後裔尙有居瓦梁者鄭岫喬茂才璠之耳孫也從我江上時爲
我言之詳

澳僕氏曰二鄭墮地時辰同長而聲音笑貌亦同何性之賢愚
又不同耶倘小爲差池子平家猶得曰是有前後刻也若二鄭
者別仙凡之遠矣判人禽之關矣宜乎柳家惠跡宋氏郊祀各
不同趣余嘗謂富貴窮通其權操於天聖神仙佛其權操於已

海濱古鍊

余僑寓鹽城時見東街有古鍊板七塊若鋪街石光燦燦甚鉅

縣署庫中一共成數之八土人以爲鹽之古蹟莫古於四義八
缺義者井也鹽水苦鹹此井獨甘冽傳爲漢孫堅宰鹽濱時所
潛鑿則傳爲薛仁貴跨海征東時鑄以壓戰艦防波濤掀簸捷
歸留此語亦近理然吾每閱古叢書載前人誤掘古陵寢中旣
遍堆化蠣殼上畫春工更多積大鏡板註云所以防蛟龍也鹽
城近海安知非前人設此爲防蛟龍謬乎且城名瓢安知非
堪輿家鑒其形勢恐其飄泊特鑄以鎮壓之歟及遊范公隄則
隄上亦間有古鏡或如磐之折剪之交鑿之半周規曲尺其形
不一於此益可信防蛟龍之說矣卽如運河隄上有鏡犀虎辟
潮更可爲證所尤奇者同治二年春捻匪竄阜寧次年復來擾
鄉村焚掠極慘直至范隄欲渡爲雷神港所隔視射陽湖濱亦
有大古鏡欲鎔爲炮子竭數十人力始掀起立不仆背有成通

年號衆賊凝視疑爲寶鐵肅然倒壓賊黨十餘人賊首怒聚薪焚三日始鎔爲彈携去旋於濮州一帶遇王師開仗卽用鐵彈塞炮炮忽反擊轟斃賊中僞王一名噫古鐵其有神與則又不僅能辟蛟龍禦潮患已也

金奴玉液硯

閩有閩士奇向爲收藏賞鑒家偶遊寧波骨董肆中見有古硯一方石則非端非歛紋質尙細膩試墨不粗頂有巨池池上平面寬半寸許刻兩足印如八字分排異之不識其源問骨董客亦不識姑以青蚨一竿購之歸裝以海梅匣藏之巾箱中遍檢博古圖以及硯譜均無此款識旋遊山陰鴛鴦湖臨水人家有小聚落居然成市酒家門首列爛銅碎玉數十件一老叟盲且聾坐守之旁侍禿髮童所以代目替問答者如水母之有蝦也

閱如碧眼買到處輒止見銅玉恐有奇品淪沒鄉村姑檢閱搜
尋莫得於萬一其友拉去覓飲閱不應惟彎腰凝睇一一過目
忽見一二寸許小銅人眉目端好跣雙足丫髻朱唇着短襦襠
一手指天一手畫地心計曰其太子佛耶然亦不甚似愛其色
黃如金貌酷似孩提神致得天趣意購歸置案頭盆山上問其
值僮高聲問叟叟曰銅人耶大奇昨宵夢與小兒嬉醒卽枕上
摸索得之其實不願售客旣珍愛請以銀一兩携去閱喜卽解
腰囊碎銀如數與之友方怨其值昂閱携回就燈下把玩視銅
人兩足指爪紋理分明如生焉憶硯首兩足印安之或符合可
立而不仆急於巾箱中取出試之毫不杌斲竟與硯爲一物分
而復合者也然究不知古人製造之由明晨起欲作書呼僮取
水僮適他去閱以墨澣唾先試硯材良否甫着硯銅人口中忽

吐水於池適符磨墨所需者大駭卓午後再磨亦然百試百驗
不知水從何來狂喜珍同連城不輕易示儕輩歡忭携歸閱加
錦篋數重藏之密室一夕醉寢夢一紅衣小兒戲於前揖而告
之曰吾金石之精也山靈萃星月雷電精氣結巨石中將成以
獻上方作玉清文房詎甫成形成即爲探石人誤碎其璞山靈惡
沾濁氛棄而不顧吾與硯從此入人間在朱居賈似道家明居
魏忠賢家皆秘藏不敢洩旋即散失分兩處昨爲公携歸劍合
珠還原第一美事然藏我者多不利頃讀伽藍寺監齋像將落
成曷送我去俾工人藏神腹中感且不朽不然則殃及無悔也
閱醒而不之異次兩夕又入夢囑更堅其之往寺訪詢神像果
成一半腹尙空洞益竒然終不能捨明晨硯篋封鐫如故啓而
視之則石在而銅人杳遍覓不得急往寺再探詢則銅人繫塑

工腰下問何來曰大奇昨夜夢與小兒語求我藏伊神腹中醒
卽於被頭得此物姑繫腰作玩好耳閱欲以銀一兩購回工不
可哀再三工人必欲銀五兩始售如數與之携歸益珍藏倩道
流書五雷符鎮之夜聞篋中銅人聲啾啾似語如詈聲尖促如
蒼蠅啼一日過湖硯在篋中鑄甚固水面無風舟忽覆閱幾遭
瘡頂賴漁人救得生出重資募善泅者撈所失物一一置岸上
均無恙惟篋中硯在而銅人復杳蓋符遇水浸破故耳大懊惱
必欲得之而後返索三日湖水爲渾竟不可得閱如痴迷日對
硯上足印長太息繼之以淚明年清明其僕掃墓湖上遇見漁
人舉網得銅人急以重價購歸慰主閱見之如攫天上月喜躍
若狂立出銀廿兩獎僕恐銅人再化去牢執腕中倩道流丹書
符篆於銅人背又鐫八卦於硯陰鐫五獄真形於硯篋重重包

裏銅人遂不能遁然磨墨時卽亦不復吐水閱知其通靈疑爲
嬌憤姑俟其怒解或仍吐水亦未可料由是減十日始取出磨
墨一次用時先焚其香供清泉已則正襟危坐如對神明月餘
再磨墨銅人色果若辨口內復如泉之涓涓細流矣大喜益珍
愛之若性命翌日有婦鍾女冠子登門求見檀越晤叙畧詢蹤
跡語甚玄渺忽瞪目呼曰老道有頑石寄存瀛潭有日曷賜璧返
可乎閱問向未謀而何頑石之寄存曰銅人硯耳曰銅人與硯
同命與銅人同命道人靈索僕命毋索銅人硯女冠捧腹笑
曰姑與檀越戲耳君旣贊此硯知此硯何名曰不知曰名尙不
知何得私爲已有此名金奴玉液硯乃山川靈秀星月精華凝
結而成恐久于造物忌劫不能免誠可惜耳請布施貧道送歸
故處陰功不淺也閱窘急幾痛哭女冠仰天大笑曰銅人幸而

成此質何不幸一遇石工破其璞再遇痴男子錮其身數之所
在其能免乎拂袖出門倏忽不見閱急詣內啓篋視銅人尙在
惟眼眶隱隱有淚痕甚不可測一日天忽雷雨電繞所居室烈
火走金蛇大雷隨震若破柱閱正悚懼忽疾雷一聲如有鬼物
穿窻入烟霧遂迷閱亦耳聾膽裂蟄伏几榻下不敢動須臾雨
霽雷收聲起視室中各物均無恙惟藏硯篋重重破損視硯則
擊裂爲二銅人則首級斷矣背上丹書如以水洗去更以神篆
若滴淚痕盤曲不能辨閱大哭急以虎膠合其硯聯銅人首於
假山後石隙瘞之夜夢小兒來頸有血痕怨閱曰因公禁錮致
遭雷擊請延高僧爲我諷妙蓮經解劫咒萬遍或可療頸創不
然當請公偕亡閱醒而誌之售良田果招僧爲諷經咒開道場
四十九日功德滿瘞硯處忽破裂視之斷者已續無痕跡矣惟

磨墨不能再吐水閱後壽八十病終易簀時遺命其子孫以硯
殉葬後人恐有昭陵之禍違遺命斧碎其硯火鎔其銅人亦無
他異

懷儂氏曰荆璞反僞燕石方真古今同一好惡至於躍冶之金
能言之石更爲怪異何足寶耶而騷豎子什襲而藏且津津說
夢中之夢妖由人興情態亦何可笑彼子孫竟能矯亂命斧而
碎之火而鎔之陰惡務本彼子孫有焉

冰炭緣

吾鄉程禹山孝廉著有冰炭緣說部兵燹後失其稿余髫齡讀
之頗解頤其略云大瀛海之北有國曰冰雪海雪山環植琪花
瑤草南有國曰炭火山火井環植火樹銀花有長隄一綫以通
之北淨土南劫灰築成曰縷隄有橋以界之下通清濁流曰鑪

橋有關以鎮之碑號皆溫暖玉曰鼎關兩國相距計十二萬里
久不通問突炭國王膺奇疾煩悶狂瞽禱於炎帝罔效迺召醫
國手亞利韓鵠視疾蹙額而對曰大王龍體違和由於面熱而
心冷陰虛而陽炎非服冰桃莫瘳惟桃乃冰國產途遙不易致
奈何王下詔宣善於詞令不辱君命者充皇華使榜國門三日
無一應亞利氏廼拜手稽首上疏曰臣雖冷面而有熱腸蒙大
王青眼委以赤心拔臣於荒落遐陬置臣以溫泉煥館清夜捫
心敢不摩頂捐軀圖報萬一今以綏山之甘作秦庭之請臣不
才願假以火琅十斛火鳥一雙火齊百顆再修尺一書臣憑三
寸舌往說彼國或可效張騫出使折大宛奇芳漢武延年賴瑤
池碩果則天下幸甚王覽表大喜可其奏遂載寶而行冰之岷
正登涼觀憑爽閣滌霜臺於冰甌歌白雪相徵逐忽覩紅雲冉

冉薰風陶陶自天外來執之炭使也達於朝王召見於水晶之
城光明之藏元武之殿亞利舞蹈跪拜訖方欲呈國書獻寶物
舒霽顏作溫語而國王已洞察之蓋國人渾身如素琉璃肺腑
瑩澈王尤甚焉乃拈水髭微笑曰卿遠來爲冰桃乎土產耳市
上一文錢貨盈筐昔先王暮年好道曾求爾國火浣布煉丹藥
斷不與今事急求人得毋爲天下笑乎貨幣煩携去桃遍野卿
自採之可也王語冷侵骨使汗流浹背乃再拜興辭及晤士大
夫莫不豁達殷懇杯酒盤桓乘間賄寺人謁衷美氏治寶探
桃并雪藕雪蛆各異味歸獻王果脆比哀家科

心疾頓愈賜獎亞利氏爲上大夫平章政事詔以桃實種上苑
久不萌晚之枯矣王恐難再得時王世子溫蕊倪嬰者貌偉麗
尙無婦冰王女瓊枝尼姹者貌纖妍尙無夫迺修幣納彩仍召

亞利往小求婚遂託羌爲水人委禽妝朝士僉曰不可王惑於羌許築甥館行王姬下嫁禮亞利氏飛章告主先進長明燈自然鼎照乘珠當溫臺焉比世子來火樹燭天火城匝地從者衣繡裳然寶炬鼓朱絃擁護世子登火輪馭以火龍一火馬二按轡徐行登堂拜水翁應對便捷賜宴於小廣寒清虛之府彈冰瑟叩冰盤教曹敷聲淒入心肺宮嬪淡掃蛾眉者數輩從容捧主出甫與交拜世子卽寒噤戰栗不能自持旋有內侍宣勅曰吉夕良辰人間天上雀屏妙選牛女奇緣準賜爾駙馬宮主合卺於冰壺殿吁琴瑟鼓鐘雙雙靜好無負朕意欽哉拜謝訖畫燭盈盈宮漏寂寂人靜矣世子揭巾微睨則見臂玉鬢雲人世無匹愛之極擁抱入懷忽覺冷氣一縷從主交脣中冲出齒震震毛森森主樓起粟矣明日病王賜冰鯁所織冰綃一襲衣之

病更劇召亞利氏診之曰吾主病服桃愈此丈人家果也葛服
之甫食一枚竟薨主哭之痛淚下成紅冰亞利氏懼罪自殺自
思罪首者羌孽殺投之雪窖中化爲老元緒炭王聞之痛且怒
遣將火牛奔德冲副以火鼠屈德通率甲士布火雲陣兼程伐
冰冰王登陴覽敵旗畫蚺尤噴霧狀大恐勉集方巾道服文弱
之儔出戰三戰三北急閉城堅壁清野牛攻城如沸湯鼠掘地
若增竈王無如何築壇丙夜禱於神文曰臣德涼薄致膺奇厄
噬臍剥膚焦頭爛額釜魚罔騰甕簋炭炙伏乞穹蒼俯賜矜恤
燃箕罷煎抽薪沐德頑炎立除感而且泣焚帛稽首拜哭失聲
主痛父熱惱亡急無策亦抽刃斷織指供神食乞神佑是時刁
斗森嚴忽聞空際步虛聲有天女絕艷騎白虎臨壇挽主手曰
爾識我乎爲憐爾孝來收詰朝選壯士伏城闔開闢拍虎項曰

神奴兒去休虎咆哮出毛出水如雨口吐霜如砲敵大敗忽又
滾地化一小兒雪爲膚玉爲貌笑容可掬袖出短笛吹之敵凝
立如木偶天女揮壯士破敵虎遂手縛火牛繫組獻俘天女曰
無傷也鼠遁告炭果卑詞厚禮求和縱牛歸王詢曰爾牛萬人
敵也何辱國曰臣死罪本擬踏碎丈人峯填平玉女盆不知何
處牧豎子口角吹噓使人短氣非戰之罪也是捷也炭不復然
冰賴以堅天女辭欲去主牽衣流涕曰兒命薄幾傾國鏡破矣
絃斷矣無再適之理願隨去供驅策請父王割萬不可忍之愛
天女頷而撫其背曰善哉主泣地遂化爲鳳乃謂王曰實告殿
下妾秦樓吹簫女弄玉座下鳳也誤驅遺逃至下界爲爾女吳
家阿姊以神奴相假頃得珠還願留神奴鎮鼎關待一百二十
甲子轉頭時堤消橋斷兩國不通當賜還也王驚再拜曰敢不

如命天女攬裙跨鳳天風浪浪綵雲縷縷俄頃飛去王封神奴
爲虎臣和氣將軍炭王聞之色變曰彼國其真無敵已乎
懷儂氏曰天地有陽卽有陰有寒卽有暑往來消長然後四象
成萬物茁焉若冰主者品非不高行非不潔平之枯陰不生老
陰必死又何待一使遙通萬騎胥至始謂之不祥哉此聖人所
以爲天下萬世慮而立中庸之說

賣兒田

桃源河北有大市廛曰衆興其地多天方人尤多飲博無賴子
一哈姓叟專事宰牛設肆飯過客之同教者生子名煨娶教中
馬姓女兩小頗相愛事翁亦婉順得體女家居崔鎮相距二十
里時十一月女忽思歸寧省雙親煨不忍拂告諸翁翁命以醢
牛脯肝肚零星爨而付女携奉伊親爲禦冬旨蓄女感謝煨識

字日坐肆中司簿籍翁又不使送女路途既熟女又向不經雙
跌故遣之自回也女行至中途天忽雪始猶冒雪行繼則雪如
掌迷不辨路欲就村中宿則一望寥闊無人烟欲勉力行則天
又欲暮雪不止無已視路旁有土地祠門閉可暫避趨入見有
安東少年推下澤車者已先在焉少年坐倚東壁女遂倚西壁
約略間訊互相慰勞女問少年美於其夫心愛好之少頃少年
欲碾車他適女極意挽留作伴少年曰我來此久腹中餒甚奈
何女曰易耳手拈囊中物與之食夜卽潛就少年寢曰彼此無
襪被曷互抱可分暖少年曰卿明在上我不敢女強之始允少
年本偉男魁送得女喜專訖酣寢晨視雪霽少年辭欲去女更
分贈囊中物曰以此作乾餼表奴心少年受之亦不及訊姓氏
居址忽忽分手女向西少年向東抵衆輿時已卓午見哈叟飯

館甚雅潔停車門首趨索酒飯自以女所持贈者索鸞刀縷切下酒店主人潛視客所啖者似自家所市脯再視逼真心甚疑駭遂就與殷勤乘間問客所携何處來客且啖且笑曰大便易縷述昨宵事主人聞之色暴變卽又強制笑曰客獨飲不畏岑寂耶請少住俟我瀹清茗來爲客解渴言已趨告其父又縷述客所語其父趨視之果然再與語亦同大駭其子憤極無策其父曰毋躁曷留客宿於家爾呼婦夾駢斬之便了其子豁然悟曰善視客大醉且昨宵勞碌意甚憊其父曰客尙欲行耶曰行耳曰日已下春雖行未必違曷權就做廬一止宿客愛友絕不較房值也曰萍水交打攪不當曰是何言與四海皆兄弟子不聞乎客喜父子引導入後宅耳房中四壁蕭蕭編就加以垂朽中有短榻其子携衾枕來極款洽客方謙遜其子遽反扃其扉

曰客請早寢此間多狗盜不得不珍重耳言已逕去客歎臥意甚得須臾酒醒視室暗如漆燈早滅聽街柝登登不能眠心憶主人喬梓何如是好客身有火具鑽火鐸燈照四壁環挂牛骨角藥爨縷縷然心驚憶主人乃回教昨宵私媾者莫非其兒媳然則醉後語洩幽我於此潛懷殺機與愈思愈真愈恐懼大窘知門已反鑄不得出視葦壁不甚堅急吹燈潛挖壁洞蛇行出竄入荒野天明辨路得命狂奔去其子當少年寢時已衷刃衣內辭父奔外家持燈夜行晨始達入門與外父母略寒溫卽索婦歸外父母詫而留之曰昨始歸何遽催返曰父暴病遣侍湯藥需人耳言已逕招其妻行妻欲早粧偕返不許按之急走卓午始詣鎮妻前行甫越重關煨閉戶遽抽刃從背後斬之頭落地尸倒倚屣屣翁見之急破耳室門索客杳無跡視葦壁有洞

雪光透入室知逸去始寤曰殺奸殺雙頃只斬爾婦奈何子亦無計翁囑其子堅閉門坐守尸已卽從洞出往求計於鎮之某先生蓋熟讀鄧思賢之書者也踵門告曰事已至此但求妙算活吾兒河口有二頃膏腴田方如印乃集數十年殺牛之資計六白金購得者願爲公壽券在此不吝也某籌度再三卽概受其田曰得之矣鎮中闖茸兒好夜博五鼓始歸爾夜開半扉而半掩之露小燈光爾父子袖刃掩門後無論何人若瞰燈入吸淡芭菰蒿起執而斬之但有雙髑髏頸血模糊誰辨之耶官卽驗新舊血但圖案結量不深苛若舍此求第二策雖諸葛復生亦將束手翁喜歸果如某言伺之甫四更卽有一人甕笠蓋腦門目近視逡巡門外遽掩入甫以短烟筒出向火其子之刀已飛去首脆截如斷瓜移近婦尸挑兩首入城報邑宰宰卽來驗

伍伯登場觀者如堵衆視女尸果煖婦男尸非他某先生長子也衆知某之子雖不端然與煖婦向未通言笑又視其血跡不一大疑宰審確亦心疑呼某來驗卽認尸領葬疑必肆鬧而某竟服貼領去惟掩淚恨子之不肖而已宰歸欲根究之司閹者偵知所以蓋某心嚙哈叟田授以計并未告其子亦萬不料其是夜適博歸過肆門卽刀下死歸告邑宰宰爲之吐舌案結至今河口二頃田宛在依舊膏腴而田主已疊更姓行人指視歎息猶呼曰賣兒田

澳僕氏曰虎雖至惡不食其兒人雖至愚有自殺其子者乎涎此數畝地遂斬其宗祀天之報施當矣捷矣好訟之書名鄧思賢見輟耕錄易云訟則終凶况借此殺人以利己者乎噫

北極毗耶島

客有駕海舶游滄溟見波濤汨汨中時現島嶼或喬松古柏或
月榭風臺或僅荒烟蔓草知有奇境欲往覽焉舟子曰不可海
路莫造次恐有性命憂蓋境愈奇則毒虫愈夥縹渺蜃氣實所
以惑人也尤奇者海客談松江朱笏嶺孝廉事道光某科孝廉
赴京兆試落第由天津趁海舶歸行較捷甫出大洋卽遇颶鯨
盪舟覆舟子盡喪魚腹惟孝廉抱一朽木隨風播揚不知幾千
里兩日抵一島嵯峨怪石石隙古樹大參天樹根纍纍若藤羅
穿石達而拖於水遂舍木攀根猱升始登岸山深氣肅杳無人
蹤怪鳥晝號蛟螭夜舞孝廉餒且懼旣而自思餓亦死曷拚飮
虎狼或可窮其源循巖拾級繚曲幽深踰一磴飛瀑潄潄兩壁
如夾壁有光鑒人影石有火若天星繞潭撫壁行忽得一洞門
半掩大喜視門首有石額鐫蝌蚪文曰北極毗耶島瓊雲洞天

入則別有世界路漸坦平遠遠有人家若小村落疊亂石子爲屋搆曰蠣殼爲門遇一樵者就與乞食樵者問何來告以故曰有緣哉洞門三年一開乃陰極陽生之日子適逢其會耳盍隨我歸村人聞客自天朝來爭來問訊就具壺觴且爲烘濕衣設寢榻意甚殷孝廉感且詢曰島中沃產良田頗能自給惟近島有大小沙一百六十餘所能膠舟向不通中華君乘馮夷至將安歸乎乃泫然曰僕死不足惜惟家有白頭母孀妻幼子爲戀戀耳衆聞之淚亦泫泫似動情告慰曰吾輩隸阿羅伊尼霍道人管領明日請導往見而哀之或得計翌晨衆來喚起進松子餅藤花糕餐已偕入城郭人民熙攘無異中華至道人門衆與司閭者語良久頃聽傳呼孝廉偃入伏謁道人答拜肅入座視道人黃冠朱履鶴氅翩翻左右侍僚面如冠玉道人殷殷問行

蹤孝廉縷述且求援曰時未至曷能遽爲力茫茫孤嶼文星忽
臨僕正有所求豈非天乎中原才士必熟六經乞爲蚩蚩者日
授一二感不可言孝廉遜再四曰丈夫騰霄出塵廣搜秘笈安
用人問咕呬耶曰非也仙佛無不從聖經出而況其他引之一
處石堂三楹亦極宏敞斗室一笏可供起居道人遣兩童子服
役日送兩餐亦甘旨問弟子笑指堂後壁一古洞門扁鐫甚固
曰在此也乞每晨隔壁口授使若輩同聲習之卽沾化雨無量
孝廉意甚惑姑試爲之呼衆生聽口授內噉應曰諸雛訓琅琅
音則蒼嫩不一居兩載餘閱甚偶閱其門則巨石而灌以鐵汁
師生雖不面然久亦聞聲而辨某某名則皆咬牙吃舌字不甚
記憶主人事大忙亦不常親炙私詢童子曰師耐守或可生還
毋曉曉問也忽道人翩翩來曰明日有機會可送君歸孝廉感

謝喜極而悲曰行將別矣但師生兩載如隔萬重山究何故乞
明示祛懷抱曰此島爲大瀛海極北處闌干北斗遙挂南天陰
極陽生地土溫煦語言清楚反與震旦國相仿其實有不同上
帝因島中有幽窟如泥犁命錮古今惡物如魍魎閃尸等諭某
主之每逢紅羊赤馬準此輩一生中土爲人民災老夫所以淹
高人者欲爲若輩稍化氣質或茶毒略簡耳曰吾國堯舜當陽
四民樂業何劫之有曰陽極生陰亂極思治所以黃帝時亦有
蚩尤堯舜代亦有苗危旋即撲滅仍幽於此孝廉素好奇聞之
堅求暫闕雙扉俾略覘視道人以手拍項曰此事大不易旣而
轉念曰使之預覩文人面亦大好言已趨入更華陽巾登雲履
錦袍玉帶如王者隨以武士皆金甲侍以美女皆羽粧士皆仗
戈刃女皆捧香爐哀奏仙樂聲甚淒道人秉笏設祭匍匐告

天口喃喃良久始起執麈尾西向立孝廉東向立一武士努目
登堂以金斧搥門三通門者然開黑氣腥風團團滾滾從門內
出道人咒再四始盡有光一線依稀見洞中物或人首飛走或
獸體語言怪怪奇奇窮極變相倏一九首人鱗目眈閃欲奔出
道人大喝急以麈尾拂獸鑊門頓闔再拜加以符籙扁如故笑
曰賢高足子見乎孝廉悚惕不知云何少頃盛治觴飲山海珍
錯爲孝廉祖餞酒數行道人口吐大赤珠懸空隙一室如火城
不假燈燭也痛飲雄譚賓主互醉道人拔兩銅劍起舞盤旋左
右躍入雲際如龍之翱翔倏離倏合目爲之迷舞已扣槃而歌
曰金烏玉兔如晶毵茫茫六合如浮漚六合以外究何物問天
不語呼閻浮自顧平生亦莽蕩何幸海驢司羈囚我有古純鉤
倒插崑崙山上頭誰言山蒼蒼我有飛紅梁誰言海茫茫我有

青雀航以舫送子休跼蹐家有白頭啼老鳥歌已仰天歎孝廉
亦唏噓泣下須臾天明送之山下橫一枯槎植布帆碧色孝廉
見無舟子不敢登促之始登寬僅容膝囑曰第閉目寢勿問遠
邇自能抵珂鄉又與一囊紬而封之中繫繫曰兩年修脯耳孝
廉受而置身側欲拱謝道人遽揮以羽扇槎如箭離弦頃若萬
餘里驚聽人聲嘈嘈宛鄉音正傾聽忽槎觸岸頓止起視之海
窰也負囊躍登岸回視枯槎頓縮猶當時朽木上有斷蘼桂樹
葉而已泛泛水濱忽杳急買舟回家至則家人輩見之皆却走
呼與語始謫家人疑爲死已爲立木主祀中堂其母猶健似妻
子無恙出囊中物視之珠也貨之得巨富至咸豐十年粵寇大
亂竄擾蘇松而孝廉已故遺命其子挈眷早他徙僞王某率逆
黨攻城偶經孝廉墓忽凝視其碑誌啞然曰噫朱先生耶呼衆

羅拜加封植而後去

懊僕氏曰嘗聞駕海舶者患海鬼夜叉每鼓浪覆舟必以預置字紙灰當風一揚彼得灰一口卽貼服鼓舞而退蓋彼腹有聖人字跡始投生中華耳觀此愈徵文字若是靈異然粵匪之猖獗也首在燒毀書籍又何故與余家三世所藏盡付祖龍之劫秉筆至此涕泗滂沱

神燈

明世宗時沿海倭寇之虐古所未有己未夏賊由吳淞至狼山將奔山陽淮人震恐江北巡撫李遂提兵疾走從間道來由吾鄉至寶應遂夜入淮安部署定潛師姚家蕩明日合戰賊稍却奔廟灣公率師大破之公之子名材者舉人年方二十餘勢急白於父巡發司庫金募死士三千人自將擊之果敗走公策其

必由泰州趨江都犯天長圖窺鳳泗素謫揚州都閫司沃公繼
田者勇絕倫飛令飭之沃公奉命整偏師張旗鼓以待明日賊
果至奮勇兜擊斬賊無算賊窮促趨天長公率師追勦踰秦欄
天欲暮兩材官跪請曰窮寇勿追且天長爲隣封公曰吾奉李
中丞節制殺賊救民能驅賊害隣乎叱之進而賊已在天長之
東崇家岡掘陷馬坑數十處伏以待公至陰雲四塞皆霧亂垂
不辨路逕方欲以石鑽火燃炬突聞賊起馬驚逸墮坑塹遂遇
害兩材官亦殉吾鄉築外城建櫓軍樓圍防禦倭甚嚴肅賊至
正欲攻擊偵李公子將領兵追至遂急趨宣家河蓋欲由龍岡
東陽等處向西竄時吾二世祖以文人習武備鄉居臨河聞賊
至家人盡刺船潛入後湖蘆葦多處吾祖瞰壁懸甍兢肩雞魚
甚夥將蓄以禦冬者笑曰如此甘旨何必享賊乃自執炊爨白

粲盈釜氣蒸騰雞豚亦熟甫執匕聞前村馬鈴聲覘之見海王
頭怒馬如飛荷雕弧握佩刀如霜大股至急挈兩釜奮出奔後
湖賊射之以釜蓋爲盾矢如蝟集而公已遁入水雲深處賊入
門見釜內物大喜曰若以肴啖我奈何仇之因肆啖留佩刀一
鬼臉錢數百書壁曰遺此報賢東道主公歸視刃鞘鏤金嵌八
寶刃則銛利如雪寶之閒沃公殉倭難糾鄉之父老禮葬於岡
之陽兩材官塋左右呈請詳奏得封號碑曰勅封鎮遠將軍某
某之墓又立祠於龍興集在吾宅西五十餘步沃公有靈歲放
神燈晶熒遍山谷或隨風舞或挂樹行或如陣圖或似鹵簿或
緩或急窮極變相士人以之驗豐歉祀甚虔亂後余回里門巷
全墟遍地瓦礫沃公墓道旣無恙祠堂碑亦巍然獨存蓋有鬼
神呵護也

宓珠

莫公子鎔生西浙人美丰姿喜修飾自詡爲羊車中人失怙恃幸依乃叔某太史公年十七因丁壬錯遘尙未下玉鏡臺太史官京師公子家居漸知盜僕婦太史夫人不知也浙之大家多傭貧家女司女紅蕩者恒與主人私夫人素譴西鄙顧某婦葉氏賢浼佃人郎當往募婦來則携一幼女名宓珠者荆釵韋布嫵娜可人年十五卽能拈針囊母勞公子焉見女卽瑩瑩眼垂青而女多避匿不能與之語葉氏偶小恙公子爲折券量藥極殷勤小愈使女出拜挽以手始得與女語然欲挑之者屢矣苦無隙一日葉侍夫人看園中牡丹公子袖荔支翩然至適女獨處操刀尺見而欲逸爲其所阻問曰公子將何爲面頰心志不能吐一字久始戰兢以荔支進女堅却不顧公子情急拼決

裂曰小生爲卿骨柴立夢顛倒矣言次欲攬其袖女欲號公子懼去猶回顧曰忍哉卿也他日又蹈隙往仍如前狀女投剪而起曰妾雖貧非歌陌上桑者公子好自愛公子瀟涕曰小生不敢望非禮不過乞卿一言訂三生約耳否則爲卿死恐不能視卿獨生女思之良久曰公子深情已蒙心曲但未審以妾爲婦耶爲妾與婢耶曰妻也若以卿爲妾不怕折壽算與女信之曰雞鶩得隨鳳皇誠家長之所深願若媒妁往無不諧曰是非先與卿盟不可突夫人至見女與公子語以爲兩小無猜不深疑一夕女坐空庭望月公子瞰人靜脅入已室相與拜雙星盟百年然後扶之榻上坐欲與亂卽嬌嗔曰先汚後嫁他時花燭郎能信其貞耶公子敬愛欲互贈佩玉曰妾之一身皆郎所有矣何必重物旋見花枝弄影疑懼遽去葉事咸將告婦女更私囑

公子曰前夕之盟可信否耶曰天日之誓何能兒戲女流涕曰公子閱閱怨非寒家所稱卽不敢拘長上成敵體然柳枝桃葉亦妾所甘倘負斯盟妾有死耳公子以巾代拭淚曰此固小生日役所壽者行當婉陳夫人玉成之夫人慈卿所知也倘中變小生亦死以報卿女歡喜歛袖曰郎真情人也昔有盲者推妾命云有夫人分今果然耶再三叮囑而別而生終未敢以此意達夫人時太史已外任成都太守遣倅接眷走巴蜀公子與焉太史見其玉立頗不羣愛而撫摩曰阿姪好努力讀經史我已聘得吳侍御女名晨香者爲汝婦渠家無白腹東牀也公子佯拜謝而心終戀宓珠旣而轉念曰危矣哉幸未汚渠清白也一朝親迎視晨香六絕倫且工吟詠勝婢亦端麗較宓珠且有上下床之別私心自笑曰昔何餓眼抑見之不廣也危矣哉幸

佩玉爲質也時新傭劉媪女紅不亞葉氏惟居恆白晝掩
關眠以爲病不之異晨香命婢子小鸞師事劉笑謂公子曰他
日爲郎作小星夫人亦笑謂此婢頗肖顧女宓珠特不如其慧
耳時宓珠居鄉里年已及笄夕卜燈花晨占鵲語而公子久無
耗枕上淚痕滿焉其父顧某將聯婚於東村某大戶女窘急私
告於姨姨疑已破瓜女泣白其無探隱處仍處子往詢女母茫
然轉告顧某大怒仍執目前議女泣曰莫公子誓言在耳背之
不祥乞父往詢渠如無其事兒甘心嫁田舍郎姨亦從之曰事
若眞豈不爲門楣光適耶當將往蜀卽淹爲傳語耶至見上下
均稱娘子美而賢卽錯愕不敢啓齒歸告所以顧謂女曰若何
汝曷對鏡自照髮蓬蓬尙欲嫁金龜婿耶女默然東村某大戶
遂委禽資頗豐是夕女猶與母絮絮語明晨寢門堅閉關之則

已梁上雉經矣大戶索膠資甚急某益怒罵婦曰不端婦始生
不肖女行當斧鑕加汝頸婦既痛且屢哀哭至夜半亦逡巡自
挂東南枝顧某欲與訟隣曰勢既懸又無憑奈何乃草草薄殮
母子瘞北邙迢迢數千里公子誠不知也一日園中偶與小僮
嬉劉媪目之笑吃吃不休公子曰婆子顛病作耶曰某非顛也
公子忍哉公子大詫曰請問乃屏而問故曰公子曾戲一垂髫
人否曰娘子天人尙隴蜀耶曰坐居耳曰無曰顧宓珠何人耶
乃惶遽不知所云曰冤孽哉渠爲公子背盟母子斃命訟諸閻
摩準其報冤索公子償我此郡勾魂使也日昨郡神準浙紳劄
知渠渡關津須時日先與我勾祟卽公子名尙惛惛耶素因夫
人遇我厚始洩拚冥責公子長跪乞援曰且往告夫人夫人亦
哀媪曰事只一綫望未審娘子允否如書結髮顧氏宓珠木主

祀中堂渠來必憑人作鬼語一家慰且憐哀且敬渠心軟或金鈴繫解仍渠一人夫人婉商於晨香晨香曰但能救夫何惜讓虛名太史急爲延僧宣梵唄祝生天正懺悔諷誦間嫗忽奔入曰來矣小鸞突倒地旋躍起拉公子袂怒曰薄幸郎安樂耶晨香急把婢大哭曰姊姊且需與是非姊姊木主供中堂耶是非元配荆人姊姊名耶堂上蘊蓀稱夫人皆非姊叔姑耶此邦晨千石稱太尊者非姊叔舅耶姊自戕得耗後一家爲姊哭幾昏姊知其事耶耶卽不義姊卽不憐妹苦耶妹已兩月姪他日卽姊姊兒姊不知耶且言且哭不輟婢瞠視良久曰曠我竟不知妹子若是之可人我今悔此一死且悔孟浪告閻羅夫人亦對之哭曰兒死不識我耶當日在我家喜嚙荔支恆惜以飼汝忘却耶汝愛繡牡丹枝我教汝畫燈又忘却耶前本我之昏瞶非

公子忍不能恕耶今佛迦拔汝能消受耶婢亦哭曰兒亦何敢忘夫人德遂與舊相識者一二問訊且歷述自戕苦生前好負手支頤仍一一如前態夜夕晨香潛生他處已與婢聯榻眠情話極友愛圍棋吟詩與晨香角夫人聞兒不工此何頃藝之增曰鬼靈於人也住三日忽呼公子至慟數其罪曰吾恕汝還自去解訟獄所以然者看吳家妹子面情耳微倖哉耶也薄倖哉郎也又回看晨香曰我爲妹子送一石麟來兼以報夫人言已倒地婢遽醒昏昏如久病之乍甦者遽索劉嫗而嫗已睡昏昏至夕始甦曰頃送宓娘登程需刺刺不休想一去不來矣公子問之深自慶幸晨香婉期果生一子極英俊湯餅筵開小鸞忽又倒地作密語曰妹子速爲薄倖郎預後事不可挽回矣問前已蒙姊恕何又毀譏曰我已休矣奈我母死太苦訟不已浙

之神亦怒其僥薄許對質地下已置小房舍獄具當斷之成幽
婚亦無大苦也婢子旋魑而公子倒地斃矣晨香守節教子年
二十八歲忽微恙夕起凝粧作詩一律跌坐而逝詩曰鸞孤影
隻劇堪哀眉鎖雙峯鎖不開原爲翫砧甘遶室依然冤獄赴泉
臺九原早有司香伴七字虛拋詠絮才寄語人間裙屐輩慎毋
薄倖累金釵

懊儂氏曰莫公子風流自賞一旦負盟雖非汚而棄之尙無所
逃於天地間也況李十郎一流人物乎讀紫釵配夢鞋一折始
知仗劍黃衫不若紅顏厲鬼